

南社詩人多奇才 (三)

王 梓 良

居正出入軍政之間

居正，字覺生，別號梅川居士，湖北廣濟人，初名之駿，號嶽崧。入社編號為五十一號。生於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二）卒於臺北，享年七十六歲。七歲啓蒙，十五歲習八股文，二十四歲以院試第一入縣學。光緒三十一年赴日留學，習法政。在法政大學即加入同盟會，繼入日本大學本科法律部。三十三年至新加坡，加入中興日報，與保皇黨之總滙報筆戰。旋往緬甸，主持仰光之光華日報。至宣統二年被勒令出境，光華日報停刊。宣統三年二月赴漢口，聯絡新軍，十月武昌起義，得新軍響應之力甚大。國父就任臨時大總統時，任內務部次長。民國二年，當選為參議院議員。反對袁世凱借款，與浙江褚輔成參議員同稱健者。二年八月十三日，二次革命，覺生至吳淞砲臺，時守臺兵四散，都說：「此姜司令所囑也。」知有變，然猶入臺召集流亡，曉以大義，搜去已卸去之砲門，重整旗鼓，並專人報告上海討袁軍司令陳其美，其美即委居正為要塞司令。翌晨，北洋艦隊自北昂然直入，砲臺發砲擊之，復派人收復寶山縣

城及江灣各地，堅守以待。惟海軍連日以巨砲轟砲臺，上海方面攻製造局不下，淞滙司令鈕永建退至寶山，商民環請體恤民艱，紅十字會亦出而調處，向永建勸和，鈕率步兵退嘉定，於是吳淞砲臺遂成孤立，勢不能不放棄，遂遣散部卒，輾轉取道日本。在日期間加入中華革命黨，任黨務部長，兼民國雜誌經理。五年，至山東組織中華革命軍東北軍，任總司令，佔濰縣，攻濟南，威震山東。民六、七年，隨國會南下護法。八年十月至上海任中國國民黨本部總務部主任，十一年至廣州任中國政府內務部長。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由總理提名經衆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並任常務委員。共黨嫉忌，謠言中傷，遂去上海轉寶山鄉居。十四年至北京參加西山會議，越年，上海中央黨部成立，任組織部長。十六年清黨後寧漢合作，南京成立特別委員會，被推為委員之一。惟不久即去職。曾多方蒐集清黨史料，在上海出版「清黨實錄」。

居覺生除於十八年間，中原大戰揭幕時，為欲說其舊屬淞滙警備司令熊式輝反抗中央，一度被拘外，一生都在為國民黨奮鬥，出生入死；自武昌首義乃至上海、山東革命起義，莫不有其英勇表現。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後，中央特任為司法院副院長，次年一月代理院長，兼任最高法院院長。三月正式任司法院院長，在職共十六年之久，蔣中正主席常以「覺生先生」稱之，而常人亦以「覺老」相尊稱。三十七年當選為監察委員，同年亦交卸司法院院長。三十八年十一月來臺灣，按時出席監察院會議，並從事撰述。有「梅川日記」及「張振武死義事」兩書行世。卒後有「居覺生先生全集」出版。其在臺也，常乘三輪車來往，現在閉目迴思，常現其清癯之身形。婿、女昔辦淡江英語專校，現在之淡江大學校長張建邦（兼任北平市市議會議長），為「覺老」之外孫也。

陳去病入社第一號

南社詩人中獨立特行，嚴守戒律，寄身方外，應以陳去病、蘇曼殊、李叔同為代表人物。

陳去病，字佩忍，號巢南，別署垂虹亭長，江蘇吳江人。他是南社入社第一號的人物，可見他的資望之高。不過，據柳亞子記他，他的入同盟會，還是叛黨的劉申叔所介紹。現在且看柳的原文：

「……巢南是遺腹子，生得五短身材，臉龐上像把淡墨水染過一般，人家都稱為陳矮子。可是他却以文才著稱，意氣不可一世。……一九〇三年春東渡日本，加入拒俄義勇隊，旋改為軍國民教育會，這就是「名為拒俄，實則革命」的時代了。是年夏秋間歸國，主講上海愛國女學校。

一九〇四年任警鐘日報主筆，並創刊二十世紀大舞臺雜誌，提倡戲劇革命。一九〇五年警鐘封閉，舞臺亦倒，往鎮江承志中學擔任教課，一方面在國粹學報發表攘夷復漢的文字。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應徽州府中學校之聘，道出燕湖，由劉申叔介紹，加入中國同盟會。這樣，便正式成為革命團體的一員了。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住上海國學保存會藏書樓，仍在國粹學報發表文字。是年，徐錫麟、秋瑾先後殉難，巢南要在上海替秋瑾開追悼會，沒有成功，却在舊曆七月七日開了一次神交社，隱然是南社的楔子。一九〇八年應紹興府中學校之聘，在杭州認識了徐懋慧女士，遂有秋社的結合。假期中道暑西湖，舊曆六月六日是秋瑾的忌辰，想邀衆祭奠，為官廳所注意，杭州住不成了，遂逃往汕頭而去。在汕頭做了幾個月中華日報的主筆。秋瑾葬在杭州的墳墓被清廷發掘了，還要捉拿徐懋慧，於是懋慧躲到上海來發電邀巢南北還，商議善後的辦法，巢南便應召而來，在上海度歲。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春夏間，腿上一生一個大瘡，非常危險，幾乎送命，却得懋慧經濟上的幫助，送入同濟醫院，醫治了半年，方才痊癒。這便成了跛子。

後來在浙江高等學堂執教，成秋瑾小傳，敘女俠革命成仁之經過，揭之報端，江浙青年，讀其慷慨激昂之文，思想大受激動。民國成立，追隨中山先生，凡先生之通告海內外文字，都出於陳氏之手筆，以後直至護法之役，乃至國父受邀北上，他都緊隨着。反共之西山會議開會，膺選中央監察委員。柳亞子又說他：「……把南社來譬喻，陳先生鼓吹民族主義是很激烈的，但他對於民權比較冷淡。……講一句笑話，倘然孫先生肯做朱洪武，他是會奉命不違的。可說是國父的忠實追隨者。」又據包天笑的「鈞影樓迴憶錄」記他：

……他攜其女，住居上海，每晚必至福州路一妓館花雪南家。花雪南年十六、七，貌不甚佳，聞其為巫來籍。但佩忍志不在花雪南，從未與染，乃借她的房間，作為會客之所。凡是熟朋友，要訪佩忍，晚間至花雪南處，必可見到他……

所以當時上海一般有志之士，談革命，常在妓院門帘之下，比之酒家、茶肆，慎密安適得多。花雪南貌既不揚，生涯亦寥落，絕少訪艷之客，而佩忍則滿意此環境，常盤據其房間，甚至寫文章，通書札，亦在此間，他的一位八、九歲的女公子，也帶到此間。（女公子，名綿祥，十六年特別委員會時，任中央婦女委員會委員。她曾出外講演，一口「吳儂軟語」，迄今已五十餘年。她已成八十老嫗矣。）

往昔，革命之士談革命，大率是在這樣簡陋的環境進行的。

弘一法師李叔同

李叔同初名康侯，一名息，亦名文壽，字叔同，號息霜，天津人，入社編號是二一一號。三十八歲在杭州皈依佛教，法名弘一，人們都以「李叔同先生」或「弘一法師」稱之。家世從事金融，雄於資財，早年留學日本，歸國後曾執教浙江第一師範，教音樂和繪畫，民國十五年，他的學生劉質平、豐子愷等傳他的衣鉢在上海、杭州任教；劉質平教音樂，豐子愷教繪畫，凡是中學、師範，請到他們每週講幾個鐘點，就可作為標榜了。

叔同，美丰姿，長身玉立，跌蕩風流。在我國戲劇史上，是開闢一個新天地的人物，那是在日本留學時，看了日本新興所謂新派劇，回到中國，開辦了春柳社。日本留學生開始在日演新派劇，發動在一九〇七年，借一個賑災遊藝會的名義，在東京神田區青年會舉行遊藝活動。他們所主演的戲，便是「茶花女」，因為這時林紓和他的友人所譯的法國小仲馬所寫的「茶花女遺事」，剛出版不久，正轟動了上海的文學界，因此我國在日的留學生，便選定了此故事，作為劇本。叔同經同學推定扮演茶花女，他也不推辭。可是他那時還留着八字鬚，為了扮演茶花女，竟也剃去了。茶花女是法國女子，不能穿中國或日本女子的衣服，他特地還製了當時最漂亮的西洋女服，又拍了許多照片，分贈文友。叔同在日本有一位日本太太，還生了個女兒，出家後，日本太太挈着女兒趕到杭州，涕泣着求見一面，長跪在

他坐關的門前，他無論如何不見。因為學佛首先
要戒貪、嗔、痴、愛，而愛字最難，所以弘一非
要堅持此定力不可。民國十六年，杭州一師的學
生，也和湖南一師一般，出了許多共產黨員，
當時他們正喊着「僧人選俗，寺廟充公」的口號
，弄得全省僧眾居士，神魂不安。某日，省黨部
開會後，有一師同學提出去看李叔同先生，叔同
對他們有問才答，到了最後，他說了：「人們到
無可奈何才出家，這個地方你們要容他們住下去
；這所謂不絕人之路；總要放人家一條路呀！」
事後同學們走出來後，大家談論感受，宣中華（
浙江共黨黨務負責人）說：「聽了要放人家一條
路走，使我汗流浹背！」宣中華後來逃亡途中被
誅。可見那時還有「尊師重道」的氣息，而寺廟
就此也保留了下來。

由於他的生活刻苦，學生們要每月津貼他幾
許，他說：

「我絕不需要，我每月只要二枚銅元，在剃
頭擔上剃一個頭。」十七、八年上海商務印書館
印的民鐸雜誌，有一篇寫他的進見印光法師的文
章，態度虔敬，進退揖讓，刻劃入微。六十歲時
，他的弟子豐子愷爲他畫了六十幅護生畫，幅幅
經他親手題詠；本來，他是「詩書畫」三絕，可
是自出家後，就只有寫經偈之句，和護生畫的題
詠了。以後他七十歲、八十歲，直至百歲冥誕，
豐子愷都畫七十幅、八十幅乃至百幅的護生畫，
可是他只自題了六十幅，最後連豐子愷也不及親
見，只是靠了對佛信念，所以預先畫好，偷偷的
一張一張寄到新加坡佛門友人處。這真是佛門盛

事呀！（黎明公司六十六年出版的「夏丏尊選集」
，誤把夏丏尊寫爲弘一，說他晚年爲僧，三十五
年卒於福建。夏是共黨來後，被磨折而死的。）

身世飄零的蘇曼殊

蘇玄瑛，字子穀，號曼殊，廣東香山人，入
社編號二四〇號。曼殊和尚，他的故事不少，而
他的身世，更是撲朔迷離。所以柳亞子爲曼殊編
傳，三次才算定稿。約略言之：他的母親是日本
人和合氏，他的父親娶了她，不見容於大家庭，
才重又聖子歸返日本。在橫濱大同學校就讀，兼
習英文，畢業後，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未畢業，
轉學振武學校（原名成城學校），習初級陸軍，
並加入留學界最初之革命團體——青年會。以後
他東飄西蕩，行踪飄忽。惟天亦給他特有秉賦：
聰敏過人，他的詩，飄逸超脫，而又熱血沸騰；
他的文綺麗纏綿，而又鏘鏘有聲；他的畫，連雅
堂氏甚爲推崇，曾說：「有清之季，革命將興，
曼殊和尚曾作翼天夜嘯圖，印於民報，見之神往
，乃知一畫之力，其感人有如是也。」接着就勉
勵臺灣畫家「胡不寫之。」他的語文，英、日、
法、梵文，亦莫不精通。他到蘇州吳中公學教英
文，不過二十一、二歲，沉默寡言，所以喜歡塗
抹，見了有空白紙張，便亂畫一番，結果是付諸
字篋，若放到今天，這字篋裏的東西就值錢了。
還有「吃花酒」，也是極爲高興的；然而他並不
爲了好色，他的出家，原是爲「逃婚」之故。
曼殊因身世飄零，故生活反常，壽只三十六
歲；患胃潰瘍而又大吃巧克力致死。陳去病爲營

葬於杭州西湖孤山。他的譯作有：「梵文典」、
「梵書摩多體文」、「沙昆多羅」、「法顯佛國
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譯及旅程圖」、「
泰西羣芳名義錄」、「埃及古教考」、「粵英辭
典」、「漢英辭典」、「無題詩三百首」、「人
鬼記」、「英譯燕子箋」、「曼殊畫譜」、「女
子髮髻百圖」、「岑海幽光錄」、「燕子隨筆
」、「悲慘世界」、「婆羅海濱逐跡記」、「潮
音」、「斷鴻零雁記」、「天涯紅淚記」、「絳
紗記」、「焚劍記」、「碎響記」、「兆夢記」
、「文學因緣」、「拜倫詩選」、「海潮音」、
「談英三味集」等。現在錄他的詩和文各一則，
以見一斑：

海天龍戰血玄黃，披髮長歌覽大荒。
易水蕭蕭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蘇曼殊「與高天梅柳亞子書」：

「天梅、亞子兩居士蓮座：前接哲子書，始
知兩居士道體如昨。天中節奉陳一牋，託哲
子轉交，想已塵清覽矣。頃接手示，厚意篤
摯，循還銘誦，不知何以爲報。瑛比來咯血
之症復發，羈旅六月，已費去七百餘金，故
未能買舟赴印。南洲暑濕，未易衞養，承示
約圖良會，深感遠地殷殷至意。遙念諸公文
酒風流，而我飄流絕島，嗟夫病骨，還剩幾
朝？尚不可知，焉問歸期。道一、佩忍兩公
，爲沉復何如也？平生故人，去我萬里，伏
枕思維，豈不悵悵。萬梅圖不值一簣，今委
作畫，愧畫筆久廢，但望梵天帝釋，有以加
庇，則異日或能歸國，勉應尊命耳！前歲佩

公匆匆一別，都不聞動定，懺懺夫人詞，何不見寄一冊，今寄拙詩，尙祈斧正。又前佩公許爲我題明故宮瓦當歌，至今未見惠下，想佩公亦已忘却？或因通書，幸爲我寄言佩公也。吹萬居士，前於海上一晤，殆如夢幻，想起居彌健耳。近讀所南『千金散盡還彈鐵，四海交空且碎琴』句，感慨隨之。兩居士大著必多，還望便中書示一二，以慰纏綿之病，幸何如之！五月十七日燈下，瑛頂禮。

臺灣「南社」連謝諸子

連橫，字武公，號雅堂，改雅棠，又號劍花，清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正月十六日，生於臺灣臺南府臺南房，原籍福建龍溪縣。少承庭訓，好學不倦，甲午戰後，日本佔臺灣，光緒卅一年，携眷返國，在廈門創福建日日新報，鼓吹排滿，遭封閉，返臺主臺南新報漢文部。辛亥秋，假道日本，返祖國觀光。先後入新吉林報及邊聲報工作。民國三年冬回臺，潛心著作，民國七年，完成名著「臺灣通史」，民國十三年二月，創刊「臺灣詩會」月刊，專事登載漢詩漢文筆記掌故。向讀者灌輸愛國思想。所著劍花室詩集有：「寄南社諸子」：

我依北斗思南斗，每覺春聲雜夏聲。
天上樓臺原是夢，人間草木豈無情？
中年蕩蕩多哀樂，故舊寥寥感死生。
差喜園園今夜月，酒籌詩筆互縱橫。

又有「酬瘦雲並和南社諸子」：
去去神山遠，蓬萊水淺深，煙火紫別夢，文字繫同心。淪落江南客，淒涼諸北吟。可知羈旅意，長望舊園林。
再有「題春日南社小集圖」：
蘭亭勝會已千古，輞水香山亦渺然。猶有風流屬我輩，吟詩同入畫中天。萬花叢裏開詩壇，一幅林巒湧大觀。絕好春風長入座，翩翩裙屐且盤桓。同向冰壺滌筆來，東風桃李滿園開。枋橋此日留詩跡，好把文章繼福臺。萼萼洋風浪翻青，十載鐘聲斷梵亭，三傑七賢堪踵武，文星秀現老人星。（圖中十一人，惟愚園六十有餘。）
東山絲竹擅風流（籟軒），湖海元龍百尺樓（瘦雲）。各有遙情寄毫素，

畫眉京兆更溫柔（張秋濃及聯輝）。
唐時揚炯好文章，（雲程，瘕玉），
晉代胡威亦古狂（南溟）。別有梁園詞客在，廿年作賦老鄒陽（小奇）。
陽春煙景最繁華，鶯燕樓臺日未斜。
我愛師雄具清福（雲石），天寒月冷夢梅花。
瀛南山水本岑奇，春日林花發滿枝。
畫意詩情無限好，披圖我亦現鬚眉。

尚有「柳絮限韻同南社諸子」「題南社嬉春圖」等。但南社名冊未見有謝籟軒、陳瘦雲等人，是台灣亦有南社組織，而且是詩人。願連戰夫人方瑀女士對編著祖翁的「雅堂先生餘集」，「青山青史各千年」「點滴在心頭」，（都是記載連雅堂先生的文字的）能再追跡「臺灣南社」的起源和人事暨結局；增飾臺灣文壇，增加臺灣文壇的佳話，幸甚，幸甚。（下期續完）

奇人奇書 海內孤本 中華文化 珍貴遺產

清·金 天下才子必讀書

聖嘆評
本書共收錄歷代才子傑作三百五十四篇，篇篇詳加批註，句句妙語如珠。精裝十八開上下兩巨本。定價每部九〇〇元。
國外每部定價美金二十五元，另加掛號郵資。
中外雜誌社代售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